

吃的講究

雙城記
何冀平

現在，幾乎沒有人不喜歡吃，在網上找到哪家酒樓飯莊有點評，有特別的菜式，必去。吃中餐、吃西餐、吃小吃，為一口地道的風味兒，可以跑遍一個城市，越吃越特別。和朋友吃飯，他們說，每天早餐吃鵝蛋和蠶蛹，很奇特，從來沒吃過，據說這兩樣蛋白質特別多。我所知道，最講究吃和營養的是舊時的伶人，當然是有了名氣的伶人，每日飲食無餐沒有燕窩，晨早必飲人參湯，臨睡必吃銀耳，四時常服珍珠粉，冬日加服鹿茸，不知吃這些是不是也因為蛋白質多，可是一般人吃不起。

伶人也喜歡普通食物，像麵條。前幾日一大早就有北京朋友傳信給我，「頭伏餃子，二伏麵」，今日是二伏，別忘了吃麵。麵條簡單，但絕不是凡是麵條就好吃，各地有不同的麵條，北京有一種手切麵新鮮好吃，每次都要從北京帶回香港。還有一種「寬條兒麵」，街面上沒有賣，要去專門店舖裏吃，麵條很薄，兩指寬，現在已經發展到半尺寬，滿口麵香，彈牙利口不同凡響，加上特製的滷汁，用豬骨和雞湯熬製，吃上一碗真是一絕。芝麻燒餅夾醬肘子也很普遍，肉必須是「天福」的肘子肉，外皮黑內裏白，剛烤熟的芝麻燒餅一夾，肉

脂融化，滿口生香，都是講究。

吃，講究味道還講究人情，有這樣一個故事。北京最會吃的是舊時的伶人，北京玉華台飯莊1921年開業，最早在王府井的八面槽，是個四合院，三進院子還有樓，是北京有名的淮揚菜飯莊，以做「鱔魚席」享盛名。玉華台的廚師原本是梅蘭芳先生的家廚，梅蘭芳去玉華台，就好像回家吃飯一樣。一日，梅先生帶着夫人和兒子梅葆玖一家人在二樓雅間坐下，就聽見隔壁有熟人說話，一打聽，竟有三台梨園的同人在二樓包房裏，李萬春一台，李少春一台，袁世海、杜近芳一台，這些人聽說梅先生來了，都過來打招呼問安。

梅先生用完飯後，怕打擾那三台晚輩，悄悄退席。臨走時叫來玉華台的掌廚，問玉華台最近有什麼拿手時興菜，掌廚說有炒鱔魚糊，梅蘭芳覺得一般。家廚說，再有就是燙麵餃兒了，這是梅蘭芳每天演戲回家來的夜宵，臨睡前總要吃十來個蒸餃兒，不然睡不着覺。梅蘭芳就吩咐，挑他們點的菜不重複的給每桌加一道菜，再蒸一道燙麵餃兒。

梅老闆付過賬悄悄走了，掌廚照吩咐做，那三台伶界後人感念不已，永遠也忘不了玉華台的這餐飯，逢人便說，這下玉華台的生意火了，梨園行的都想能在這兒遇見梅先生。

此山中
鄧達智

香港1950至1960年代中期，除「中聯」及「新聯」等大型粵語電影公司之外，還湧現不少規模不大、專注小品故事的機構。

「光藝」以謝賢為主軸，配對嘉玲、南紅及江雪；導演人才濟濟，秦劍、楚原、龍剛……經典無數，包括《胭脂虎》《難兄難弟》《遺腹子》《黑玫瑰》等等。

「邵氏」粵語片，演員包括張英才、林鳳、歐嘉慧，1963年出品的《玉女春情》《工廠少爺》為當中佼佼者。

南洋資金「堅成」以胡楓為主軸，林鳳、吳君麗、李香琴等拍過不少遊走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的著名電影，代表作有《青青河邊草》。

粵劇名旦余麗珍及導演夫婿李少芸創辦的「麗士電影公司」，余麗珍夥拍胡楓、林鳳、李香琴、江一帆等拍過《四兒女》《無頭東宮生太子》等。

黃卓漢先生成立「嶺光影業公司」，當家花旦丁瑩配搭朱江、張儀、鄧光榮、羅蘭等，拍了《巴士奇遇結良緣》《工廠皇后》《離鄉情淚》《少女懷春》《冷燕飄零》《學生王子》及《金夫人》（大導演莫康時執導，上世紀五十年代華南影后白燕，於六十年代退休前最後作品之一）。

丁瑩跟張儀拍檔尤其多，被譽為銀幕情侶。然而1967年，黃卓漢先生在台灣成立「第一影業機構」，轉拍國語武俠及文藝片，包括七十年代蕭芳芳、林青霞合作《女朋友》《一簾幽夢》等。自此丁瑩與張儀消失於電影圈及媒體網

丁瑩 張儀神秘退隱

絡，丁瑩還流傳過少少消息，但張儀不單止無影無蹤，甚至背景資料都一併從所有網絡中消失。

筆者高中就讀加拿大安大略省京士頓市（著名Queen's University所在的大學城Kingston），曾跟丁瑩有過數面之緣。

澳洲曾堅守「白澳政策」，非白種人縱使在當地獲得醫生、律師、藥劑師、護士等專業資格都難以留下，碰上加拿大歡迎專業人士及外國留學生移民，七十年代初更大赦，讓不少外國留學生及非法移民獲得公民權，構成1997年前後不少香港家庭移民熱點（早於2000年左右開始，已大量回流），任職精神科高級護士的丁瑩胞妹，跟港人醫務人員移居擁有加拿大最大精神病院的京士頓。

當年中學留學生不多，幾位港生迅速熟絡，其中兩兄弟寄居從澳洲移民至此的醫生家中，每逢周末經常燒烤聚會，筆者參與，常碰到丁瑩姐妹。除此之外，京士頓當年最具規模的中國菜館「金龍酒家」老闆跟丁小姐熟稔，生意興隆的日子，常邀一代紅星義務出任特約財務員。丁瑩予人感覺非常嫺靜斯文，極少高聲談笑。



●曾為「嶺光影業公司」當家花旦的丁瑩，當年拍檔最頻密的除了朱江，便是張儀。作者供圖

有底線，亦不可故步自封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有「天下第一武指」之稱的袁和平（八爺），較早前在內地一個電影節中獲頒發「終身成就獎」，令觀眾和筆者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臥虎藏龍》和《22世紀殺人網絡》等影片。香港女星關之琳曾在內地參加一檔爆款電視綜藝節目時遇見八爺，有着「他鄉遇故知」的情懷，更淚盈於睫，因他們曾在李連杰的《黃飛鴻》系列中有過合作，兩人已十分熟悉。而香港的導演、影視巨星亦紛紛在現場為袁和平慶祝一番。

袁和平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台前幕後都會對導演或武指的要求盡力予以配合，但導演和武指亦要考慮演員們的體能能否做到。雖包容也有底線，不過對在場工作人員的意見，做導演和武指亦不能過於故步自封，因為他（她）們也是觀眾之一，就算是天馬行空的構思，很多靈感也是在現場所生。不少導演和武指事前都有自己的構思，但並不代表全對，像在一部影片中李連杰、吳京和張晉等人的功夫了得，只是他們的對打招式太快，觀眾都看不清楚，導演就要求演員在招式上慢一點，這亦是導演和武指的經驗所得。

香港導演爾冬陞早前出席一個電影節活動時表示：「自己好享受跟年輕人在多方面的合作，事關有一次我經歷了年輕人應當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及銳氣，使我吸收好多新的事物。」他續說：「在崗位上是要不停地思考以貼近現代生活，才能拍出受觀眾歡迎的電影。」這位導演對影壇有如此大的貢獻和尊崇的地位，亦與此有莫大關係。

爾冬陞又指，大導配搭大咖合作較容易過關，全因有信心保證。但亦不否認有人說一套做一套，電影申請上映時，為何事前要通過國家審批？是防止未審批的影片中有「不利國家安全」的內容。其實，任何國家都不會批准有損國家聲譽的影片播映。縱使被稱為文明民主的社會，也要有審查準則。不要只針對某個國家地方來說事，太不公平了。重要的是，影片的故事內容要感人，須知觀眾的感受是最直接不過的。影片能否獲觀眾掌聲讚賞，雖然難免有個人因素存在，但受觀眾歡迎的例子也確實有不少，這也是給導演們最好的鏡子。

命運轉折點的酒店

終生遊學
項明生

站在這個我母親和外婆半世紀前曾經來過的酒店露台，我忽然見到了當年我的命運轉折點。

這間「錦江賓館」是成都市第一間五星酒店，前一晌我在家中找到的泛黃舊照片，主角是我母親以及我外婆，站在這家酒店的陽台上，典型的文革打扮衣着樸實，而且神情嚴肅緊張，上面寫着「1978年錦江賓館」。這次回老家我特意訂了這酒店，我拿着這張泛黃舊照片問前台職員，可不可以入住這個露台房？她說要標準房以外加99元人民幣的露台費，當然沒有問題。

她看到相片上寫着1978年，就好奇地問了我一句「錦江賓館1979年才對外開放營業，怎麼她們1978年可以進來啊？」我也不得其解，打去問我舅父，他已經80多歲了，他說1978年是中國內地剛剛改革開放，媽媽及婆婆應該是去見官，並不是投宿或探親友。但細節他也不清楚，畢竟已經半世紀了。

於是我就將相片丟給了萬能的豆包，詢問1978年在這間酒店發生了什麼事情？先釐清關鍵歷史，很多人會混淆兩個概念，賓館工作人員說：「1979年對外營業，指面向普通遊客、市场化旅遊對外開放。」但錦江賓館早在1961年就建成試營業，定

位是四川省政府高級政務、外事、統戰專用招待所，1961年至1978年長期承擔內部接待任務，普通群眾不可能隨意進入賓館客房區露台，只有因公會見、家屬陪同統戰相關人員，才允許進入內部區域拍照留念，和你「見重要人物」的回憶完全廝合。

1978年是統戰工作全面恢復的關鍵年份，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全國大規模落實統戰政策，史料明確記載：1978年夏季，民進中央建人、葉聖陶、雷潔瓊等中央統戰高層專程到成都，全部活動、合影、座談都安排在錦江賓館，這是當年省級統戰接待的標準場地。看到相片中人兩位都是夏天裝扮，應該就是1978年夏天。

謎底終於解開了！我外婆的妹妹在1944年嫁給了知名人士王雲五的長子，隨夫在1949年遷台。在1978年成為統戰對象，所以有了這場發生在錦江賓館的歷史性會晤。這場會晤，決定了我母親在次年赴香港探親定居，然後在1985年申請我來香港團聚。

重回這個命運轉折點，這3天我好奇地在酒店到處逛。終於在第二天找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招待所裝潢風格的會客室，紅木框架搭配大紅色厚重布沙發，上鋪白色鏤空蕾絲沙發巾，地面鋪設深色花紋地毯，整體氛圍莊重而具年代感。彷彿我的母親和外婆就坐坐在那裏，戰戰兢兢地聽來自北京的幹部宣布春暖花開的新政策。

《這一秒過火》

細說星光
叢仁

作為香港觀眾，見到「叔嫂戀」三個字，第一反應就是皺眉。這不只是保守，而是華人社會對家庭倫理的底線堅持。7月開播的《這一秒過火》，由張凌赫、王楚然主演，正是踩着這條底線去說故事。劇集講的是情感越界的一刹那，也是對禮教的挑戰。我未必認同這段關係，但欣賞劇集敢於直視人性的複雜。

故事背景設於民國時期的上海，張凌赫今次完全拋開了過往古裝「美強慘」的套路。他飾演的慕容清曄，是留洋回來的軍閥幼子，心裏有一把火。他看嫂子任素素的眼神，由最初的忍不住不望，到後來的固執瘋狂，層次很清晰。特別是雨夜騎馬在公館外兜圈卻不進門那場戲，把少年的痛苦和膽怯融合得很好，演出了角色的撕裂感。

王楚然則擺脫了過往被人詬病的「樣子好看但沒戲」的印象。她演的任素素，身份是寡婦，骨子裏卻很硬。王楚然用很收斂的方式去演：穿着深色衣服，脖子挺得很直；小叔遞槍給她，手指不抖；被迫改嫁，只是默默把剪刀藏在枕頭底下。這種安靜的抵抗，比大吵大鬧更有力量，是她演技的一大進步。

兩人的默契，在於把「叔嫂」這個名分演成了一種束縛。每一次在樓梯或佛堂的擦身而過，因為有名分阻隔，反而更顯曖昧。這種「心裏有但不敢做」的煎熬，正好呼應了劇名：那一秒的失控，要用一輩子來償還。

在處理這類相對大膽的題材，團隊在鏡頭運用上頗為克制，導演甚少給予二人親密鏡頭，反而多用遠景將兩人困在龐大的老宅陰影裏，以此凸顯個體在禮教面前的渺小。光影運用尤其出色，大量借用百葉窗或雕花門扇，將斑駁的光影打在兩人臉上，製造出一種「隔了一層」的視覺效果。那種昏黃又沉冷的色調，彷彿空氣都凝住了，讓原本壓抑的情緒更透不過氣，非常配合劇情的絕望基調。

劇集開播至今，網上討論熱度極高，「清曄/素素」CP效應明顯，雖然「叔嫂」題材敏感，但兩位主角細膩的演繹成功扭轉了不少港人觀眾的初始抗拒。此劇在各大平台收視穩佔前列，可見只要劇本扎實、演員落力，便不怕題材邊緣。



●《這一秒過火》作者供圖

鄉村之夏

百家廊

戴春蘭

久未踏足鄉土的你一定牢牢記得，鄉村之夏就好比懸疑小說，一路起承轉合奇峰突起，隱藏着多少令人驚叫的曲折刺激？

村莊邊清冽的河水上漲起來，淙淙潺潺地日夜歡歌。柳樹迎風梳理柔軟的枝條，含情脈脈地對着水面照個影兒。土膏微潤，濃密的草兒彷彿綠茸茸的錦綉平鋪開去，其間時時閃現紅的紫的小花，宛如夜空中的繁星，還頂着晶亮的露珠戲耍。碧藍的天空比嬰孩的眼眸來得澄澈，披着艷麗衣裳的鳥兒雀兒來往倏忽，忙着捕食育雛，有那麼一會兒空閒就嘖嘖喳喳地傳誦夏的詩句。

太陽還未露頭，家家炊煙嫋嫋升起，鄉鄰們扯着嗓子喊家中放假的半大小子丫頭們起床。都管暑假叫「農忙假」，眼見得禾衣一天天變黃，稻穗沉甸甸勾了頭，翹首盼着他們到田裏幫忙呢！吃畢早飯，穿好長衫長褲，提了茶筒，扛了箬籬穀推，挑着裝了鐮刀的穀籬，戴好斗笠，只留一個十二三歲的妹子或老人在家做飯餵豬曬穀，全家人都向田野進發。

路過的風清爽宜人，綠黃平勻的田野裏還留着露珠晶瑩的吻痕，鳥兒的啼叫聲帶着嬌滴滴的韻味。左手抓稻右手握鐮開始收割，手裏抓不下時再用禾衣把稻子稍捆下，放在一旁堆成禾堆。五黃六月天氣，日頭漸漸比火還燙，曬在皮膚上，你甚至能聽到炒菜般絲啦絲啦的熱辣聲響。裏藏了一年才白嫩的肌膚便受到暴曬的鮮花一樣迅速凋謝萎靡，紅腫，疼痛。彎腰起身再彎腰，出汗擦汗再出汗，汗水爭先恐後地從每一個毛孔蜂擁而出，似乎連體內的血液也被蒸

發殆盡。禾葉毫不留情地割劃着皮膚，被汗水一浸，說不出的難受。左手抓禾的指頭，開始因摩擦紅腫，那是十指連心的痛。最可怕的是，曬了一整天的日頭，當即紅腫，晚上洗澡時覺出火燒火燎，第二天便開始褪皮，痛得眼淚直打轉。

割完稻子，又緊鑼密鼓開始蒔田。在田邊池塘或者溪流裏掘開口子，清亮的水便歡呼着漫向田野，早已翻耙完畢的黑田地便酥軟溫順了。帶上小板凳，把秧苗連根拔起，拔得一握，用稻草一捆，就着田水蕩滌兩下，扔到田埂邊。半大孩子踩着水踉踉蹌蹌來回，撿起秧苗放到畚箕裏，挑到要蒔禾的田邊。水田裏，兩人扯着繩量出一丈來寬，固定好兩端後，分頭往中間蒔禾「打格子」。另外三五人各在「格子」裏插秧，從左插到右，行行整齊，個個規整，如同在鏡面的田裏寫上秀氣小楷。

水裏自然少不了層層疊疊黑褐色的田螺，稍彎腰撿回家，放到臉盆裏漂淨了肚腸，大灶上花生油燒得滾熱，加上蒜末薑絲酒釀，倒下去爆炒一番，在缺油少腥的年代，簡直是無上美味。菱角一伸手能勾到，生吃甜脆可口。小魚小蝦也多，要小半天才能湊得齊一盤，偶爾能抓到滑溜的泥鰍，一併炸了吃，滿嘴流油，連舌頭都快吞下去。還有五彩斑斕的「蓑衣帕」，養在玻璃瓶裏仙子一般，餵些飯粒、死蒼蠅即可，命很長，能牽絆住許多癡癡的眼光。孩童還愛用樹枝做成的筷子撈蜻蜓，那些在水裏妖嬈游動的鬼魅被裹上細沙，放在烈日上暴曬成乾，來發洩平時常挨咬流血的惱怒。

孩子是永不知疲倦的，也不管活計緊不緊，攪着屁股在田埂上抓蟋蟀，看他們爭鬥。捕螞蚱，烤着吃。還能拍蜻蜓，追蝴蝶，學青蛙四處蹦跳。累了，渴了，拎根地瓜，抓把花生，到溪流邊洗洗便送到嘴裏，汁水鮮嫩得如同朝露。打個飽嗝，眼皮沉重起來，躺到田埂上，青草當床墊，斗笠半遮頭，不一會兒便與周公你儂我儂，那夢定是響晴絢麗的呢！中午或傍晚，半大小子脫個精光在水裏撲騰，除了眼白和牙齒，全身比燒炭的還黑。更害羞的孩子便在邊上的小樹林裏用蜘蛛網捕蟬。蹣手蹣腳地進了樹林，蟬憋足了勁兒嘶鳴，絞滿蛛網的樹枝謹慎地一點點靠近，猛地一擡，蟬便只能徒勞掙扎。撕去翅膀扔到袋子裏，理好蛛網再瞄下一隻。大約蟬太專注歌唱，往往一中午能捕上十來隻，大家匯總起來，撕去翅膀和頭，架在火上烤了吃，色味都比瘦肉要好得遠。

晚上的田野也不寂寞。不少鄉鄰趁着月明星朗來割稻插秧，省卻白天烈日灼燒的痛苦。更有人來叉泥鰍。這些水裏的精靈反應靈敏，一有動靜便猛地一擺尾鑽進稀泥，蹤影全無。非得點着火把握好魚叉，站在水田邊屏氣凝神，一見泥鰍冒頭就眼疾手快「釘」下去，一個晚上下來就收穫頗豐了。剖洗乾淨，或煎炸或炆湯，鮮美得連舌頭也要吞下呢！

夜深人靜，躺在裏藏着泥土清香的稻草鋪就的床上酣然入夢，醒來竟已是中午。聽得杖頭夏蟬一鳴，泥土味的童年就不由分說擠進我們的記憶，內心便似枝頭明月一般乾淨澄澈。

奇妙的情誼(之一)

當的。」俊翔卻表示這是他畢生中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足以讓他回味一生，終生無憾。我把此事告訴一位朋友，他駭笑地說：「把追思會入場券當作生日禮物？真是太特別了。」

7月17日，我請俊翔喝茶慶祝生日，我們回憶起相識的經過。令我首次對他的名字留有印象的，是我在十多年前撰寫的《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舞台篇》舉行發布會時看到他送來的花籃。當時沒有人認識他，只知道他是King Sir的馬來西亞劇迷。據說他每次都在King Sir演出時送上花籃。

一次，King Sir演出《相約星期二》，我到後台探班，被俊翔叫着我，當時他已認識King Sir。我和他從未見面，他怎認得我呢？原來他看過我在網台主持的《劇場會客室》訪問King Sir的節目。之後，我們保持聯絡。到了我編撰《電視篇》時，俊翔為我提供不少King Sir演出的電視劇錄影帶照片，幫了我大忙。他來港時，我也帶他遊覽。

我記得俊翔曾告訴我King Sir對他的影響甚深，甚至改變他的人生方向。這次我抓緊機會請他詳細阐释。原來他中學畢業後，人生毫無目標，生活散漫，每天在家「煲劇」度日。一天，他看了《孫孫爺爺》，覺得很奇怪——他們馬來西亞華僑看港劇不比我們少，怎麼自己竟然從未見過那節飾演爺爺的演員呢？

俊翔回憶當時的震撼：「那名老演員可以把一個小品劇集的人物演得入木三分，就像鄰家或社區的爺爺般，令我很希望他就是我的爺爺。當年在慢速度的網絡上尋找資料是一項大考驗，但是我仍然努力搜尋他的資料。我才知道原來King Sir是有大來頭的戲劇前輩，不過卻是電視劇初哥，令我更加對這名曾經位高權重的資深演員為何在六七十歲時才演電視劇感到好奇。」

就是因為好奇，俊翔觀看了無數King Sir的訪問，而King Sir在不同的訪問中所說的話全都深深影響他日後做人處事的態度。